

# 最后挣扎

为了爱 为了恨 为了匡扶正义

李光飞 著

LAO QIANG CONG SHU

老枪丛书

时代文艺出版社

# 最后挣扎

为了爱 为了恨 为了匡扶正义

李光飞著

LAO QIANG CONG  
SHU  
★老枪丛书★

时代文艺出版社

## “老枪”丛书之六——最后挣扎

---

作 者：李光飞

责任编辑：安春海

责任校对：安春海

装帧设计：张春丽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长春市二道新艺印刷照排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3.75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9 000

书 号：ISBN 7-5387-1295-X/I · 1253

定 价：20.80 元

LAO QIANG CONG

SHE

★老枪丛书★

底层小人物的殊死反抗  
患难有情人的坎坷人生  
今天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一



夜，黑沉沉的，月亮不知被乌云推向了何方。风，一阵紧似一阵，眼看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远离厂区的荒郊地里，一个高挑个儿的年轻人正睁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站在那里，望着黑暗的夜空，呆呆地一动不动。

一条黑影从厂区一晃而出，转眼间来到那人身边。

“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高挑个听到脚步声，急转身一把抓住来人的臂膀。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来人喘着气问道。

“不知道。”高挑个语气惨然，“一早起来，世界仿佛变了一个样子，人们见到我，就像见到麻风病人一样。惊奇者有之，鄙视者有之，就连平时一些要好的人，也板起了面孔，形同路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高挑个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脑袋，模样忧愤之极。

“有人告了你。”来人见高挑个如此痛苦，忍不住一语道破。

“告我？！告的什么？”

“强奸未遂。”

“是谁？！”高挑个全身一震。

“她。”

“什么？她？！”高挑个声调都变了。

“据说她亲手签的字，按的手印，材料已送公安局，今晚就要抓人。”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高挑个六神无主，喃喃地说道。

“走！”来人从牙缝中蹦出一个字。

“什么，要我跑？！”

“别无他法，”来人一闪身，从肩上取下一个马桶包。“你的衣物钱粮都在里面，快走吧！”

“不，我不走。”

“为什么？”

“我没有犯罪！”

“唉呀，不要意气用事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奉命来监视你的，你懂吗？难道你真的愿意让他们抓住？真的愿意你母亲再目睹你的受审？！”

高挑个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抬起头来，叹了一口长气，转身一把握住来人的手。“贾一友，真谢谢你！你的大恩大德，将来我柯力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一二的。不过……”

话未说完，两道雪白的光柱划过夜幕，一阵刺耳的警报声破空而至，令人心胆俱裂！



“快走吧，柯力！不然就来不及了！”贾一友把马桶包往对方肩上一挂，双手用力一推，“自己多保重吧！包里有一封信，看了你会想得通的。”

柯力默默地向贾一友一拱手，掉头跑去，很快就消失在浓浓的夜幕之中。

就在柯力和贾一友在野地里相会的时候，职工宿舍三楼的一间房子里，正呆呆地坐着一个姑娘。零乱的长发遮住了她大半个脸颊，左手紧紧握住右手拇指，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简单的话：“这手印按得吗？这手印按得吗？这手印按得吗？……”

当刺耳的警报声破空而至时，那姑娘竟像触电般地一弹而起，双手紧紧揪住自己的头发，冲破守护人的阻拦，发疯似地跑了出去。

那姑娘下得楼来，没跑出几步，几条黑影擦身而过。

“人犯在哪里？”

“在那边，我派人一直盯着他。”

“可千万别让他跑了……”

姑娘一听，两腿一软，瘫倒在地昏了过去。

“莲池！”守护她的人惊叫一声，跑了过来。

“哗！”一道闪电瞬间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地上那张半露在外的脸被映得惨白。紧接着轰隆一声雷鸣，如同要将整个大地炸裂一般，倾盆大雨带着更深的黑暗接踵而来，把一切都笼罩在漆黑的夜色之中。

天渐渐亮了。风停雨住，雷鸣电闪也已消声匿迹。可是，在门县机械厂近千名职工心中此时正响起另一声雷鸣：柯力跑了！车床的飞转，马达的轰鸣，掩不住人们的窃窃私语。

“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怎么想起干这件事！”有人忿忿





然说道。

“他跑了，跑得了吗？抓回来一定还要加刑！”有人猜测着。

“平时多好的一个人，唉，这一跑，什么都完了！”有人叹息着。

“哎，你们说说，柯力像个强奸犯吗？”有人竟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现在还说啥像不像，公安局昨晚都来抓人了！”有人答道。

“那你肯定柯力一定有那事喽？”

“这谁敢肯定？只有他本人！哦，对了，还有他——”。

众人一抬头，只见一个外表还算英俊的年轻人正低着头从对面走来。

“贾一友，上班哪？”人群中有人向那年轻人打着招呼。

贾一友轻轻地点点头，方正的脸上露出一丝勉强的笑。他穿过人群，径直向厂保卫科走去。

刚一进门，保卫科长郭良的一顿臭骂就向他迎面扑来。

“你他妈的昨夜死到哪里去了？！叫你看住的人呢？哪里去了？快给我交出来！”

“他跑了。”贾一友瞟了瞟郭良那快气得发疯了的三角脸，小声说道。

“跑了？！你他妈的是干啥吃的？！跑了，跟老子好好交代，他是怎么跑的？”

“昨天晚上，他说要上厕所，我刚跟上他，他竟然几拳把我打昏在地。您知道，我打不过他……”贾一友又瞟了瞟郭良那满脸抖动的横肉，声音越说越小，模样可怜至极。

“打在哪里的？让我看看！”

贾一友一掀衣服，胸前果然有几处淤血，一掀头发，太

阳穴也有青紫。

“柯力突然几拳把你打昏在地？”郭良那对小三角眼一转，嘿嘿几声干笑，一把揪住贾一友的前胸：“你他妈的想瞒天过海，竟敢欺骗起老子来了！狗胆不小嘛！老实说，这些伤是拳头打的吗？！”

“科长，科长！真是他用拳头打的呀！”贾一友不敢再斜眼瞟了。

“贾一友！你他妈的不要鸭子死了嘴壳硬！凭你那几把刷子还想瞒过老子？自己弄点伤就想溜过去吗？告诉你，你心里的那点小算盘老子清楚得很！你以为你和柯力是好朋友，这次借机放过他，一来你可以稳稳当当地把他的女朋友夺到手；二来柯力还会对你感恩不尽，将来也许会原谅你的夺妻之恨；三来你在众人面前还可得个讲义气的名声。一箭三雕！不错嘛！可你他妈的怎么不为我们想一想？全县一向有名的一个大厂的保卫科，竟让一个犯人跑了！我们怎么向上面交待？你他妈的说说，我们怎么交待？！”

“科长！我错了！科长，我错了哇！”贾一友被郭良一语道破心机，精神防线不由一溃！

“错了？光认错就过得了关吗？快说！柯力跑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贾一友又低下了头。

“真的不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科长，真的不知道。”

“哼！老子知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抬起头，看看这是什么！”

贾一友一抬头，郭良手中正拿着几张彩色照片，那上面的画面一映入眼帘，贾一友的脸刹时就变得惨白！

“说不说？！不说老子就凭这个把你一锅煮了！”郭良



把照片“啪”的一声摔在桌上。

“我说，我说——”贾一友冷汗直冒，全身瘫了下去，“柯力他——，他跑到临山市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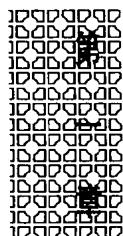
“临山市？他有亲戚吗？”

“没有。”

“那他在哪里落脚？”

“不知道，他只说先到临山。哦，对了，他一定会去书店看书的，他平时就最爱去书店。”

“真的吗？好！那跟老子走一趟！”郭良说着推出三轮摩托，一踏马达，摩托在轰鸣中飞驰而去。





# 第二章



美丽的山城——临山市。

贾一友随着纪念碑前那川流不息的人群慢慢地向市内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走去。

来临山已是五天了。深知柯力性格爱好的贾一友，早在厂里就向保卫科长郭良夸下了海口，一定能在书店里抓到柯力，以赎自己上次放走柯力之罪。可是，上帝好像故意与他为难，一连几天跑了近十家书店，也没见到柯力的影子，他不禁一阵焦急。

贾一友回过头，见郭良的三轮摩托车停在一辆面包车的后面，隐蔽得恰到好处。

“行，你个狗日的恶狼！”贾一友在心里暗暗骂了郭良一句。

前天，郭良就已很不耐烦了。那越来越多的训斥以及那



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使贾一友坐卧不安。

“愿上帝保佑！”贾一友忍不住在心里划了一个十字。

走进书店大门，左右一看，贾一友不由感到十分失望。一楼没有，赶快去二楼，没有，再去三楼，哪有柯力的影子！

失望，极度的失望情绪迅即笼罩了他的全部身心！贾一友强自镇定，从书架中抽出一本书来，颤抖着翻开，可眼前晃动的已不是那一行行清晰引人的铅字，而是那脑海中一幕幕令人心惊肉跳的场景！

在厂区宿舍一间不算太小的套间房里，保卫科长郭良又把一杯酒灌下肚去。

“不错，还真有那么个味道。”郭良三角形的小眼眯成一条缝，满是雀斑的脸上露出十分惬意的神色。

贾一友谦恭地坐在对面，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用半月工资买来的一瓶郎酒慢慢地落进了郭良那永远也填不满的肚皮之中。

在人体解剖学书上，人的胃不算最大。尤其是和猪牛相比。可在贾一友的眼里，权贵们的胃容量显然比猪牛大多了，简直大得惊人！这不，前后二百多元的东西，少说也有一大堆，可一个小小的保卫科长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统统倒进了胃中。

贾一友猛地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能把郭良的肛门堵上，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那时的郭良还会这么能吃吗？可惜的是，他贾一友只有这种巴结的本领，却无堵入肛门的能力和勇气。

贾一友内心一阵苦笑！

“郭科长，前次我说的事——”，贾一友语气轻柔，态度

谦恭之极。

“哈哈哈！——，你小子行，”郭良又倒进一杯酒，塞进一口菜，“告诉你，从今天起，已把你调到科里来了，这是调令，怎么样？”

“谢谢科长！谢谢科长！”贾一友大喜过望。

“谢什么，你小子以后不要反过来骂我就行。”郭良笑眯眯的，话中有话。

“骂您？科长，我怎么会骂你呢？我贾一友绝不是那种知恩不报的小人！”

“好了好了，先莫来那一套，告诉你，调你到科里来，不是叫你来吃干饭的，眼前就有件事要你立即去办。”

“什么事？只要科长吩咐一声，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贾一友也再所不辞！”

“好！直说吧，我们厂昨天出了一个大案！”

“大案？！”贾一友一听，精神来了。案子越大，越是她一显身手往上爬的好机会。“什么案子？”贾一友急切地问道。

“强奸案！”

“啊！——”贾一友不由一惊，“案犯是谁？”

“你的好朋友柯力。”

贾一友差点昏过去，“受害人是谁？”他的声调都变了。

“吴莲池。”

贾一友的嘴差点闭不拢来！怎么会是这两个人？要知道，这可是他贾一友最熟悉不过的两个人哪！

柯力，这个容貌仪表绝不亚于他贾一友的年轻人，二车间的值班长，从一进厂的那天起，就是他的朋友和老师。不管是工作上学习上，还是学提琴练武术，柯力都是他深深崇拜的偶象。虽有不少时候他也曾感到柯力太固执太死板了一



些，可柯力仍是他的良师益友。虽然他曾多次产生过嫉妒心理，可他又同时为自己有这样正直的朋友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吴莲池，这个全厂最知名的大美人，是他贾一友不知日思夜想过多少回的姑娘！自己曾发誓一定要得到她，当他鼓足勇气给吴莲池写出一封求爱信，从对方那婉转拒绝的回信中知道她已和柯力相爱时，他才多少死了这颗心。可只要一看见吴莲池那丰满诱人的身姿，他的心总免不了一阵阵难言的激动和苦涩。他真没有想到，过去的良师益友竟会成为他的情场仇敌，他更没有想到，柯力竟会犯下强奸的罪行！是该忧伤，还是该高兴？贾一友实在无法说清。况且，吴莲池爱柯力爱得那样深，她怎么会控制告柯力呢？这其中会不会有鬼？想到这里，贾一友不由开口问道：“科长，是吴莲池自己报的案吗？”

“当然喽！怎么，你小子有怀疑？”

“不不不，科长接手的案子，还会有问题？我想知道我能在这中间做点什么呢？”

“我先提个问题。你老实告诉我，吴莲池这个姑娘怎么样？”

“以前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姑娘。”

“以前是，那么现在呢？”

“现在……”贾一友确实不好回答。事情是明摆着的，一个姑娘，哪怕再好，可一旦出了这种事，只能是狗屎一堆一钱不值！

“哈哈哈！你小子又在耍滑头了！你的那点心思我懂！”郭良连连用手指点着贾一友，“好了，告诉你吧，柯力只是强奸未遂，懂吗？哈哈哈哈！”

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不，确切地说是一种说不出的希望



从贾一友心中升起。对，是那种失而复得、令人跃跃欲试的希望！

“告诉我，贾一友，你喜欢吴莲池吗？”贾一友的内心活动显然没有逃过郭良那狼一样的眼睛。

“嗯……科长，这与您要交给我的任务有关系吗？”

“当然。”

“那……”贾一友犹豫了一下，忽的一咬牙：“我喜欢她。”

“好！年轻人嘛，就要这样干脆才好！现在交给你两个任务，第一，立即严密地把柯力监视起来。你是他的好朋友，他决不会怀疑。注意，一定要形影不离，绝不能让他跑了！一有意外情况立即报告！”

“保证完成！”

“好！第二，由你出面，斩断吴莲池与柯力之间的一切联系，包括他们的感情！”

什么？包括他们的感情？！贾一友心中一抖！他清楚地记得，吴莲池在给他的回信中一再说过，她只把她与柯力的关系告诉了他一人，还再三请他一定要为此保密。那么，郭良又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难道是吴莲池自己向科长说的？不会，世上绝不会有如此傻的人！一面说人家强奸自己，一面又说对方是自己的恋人！这里面……贾一友越想心里越是发麻，越想心里越是不解。

贾一友抬起惊恐的眼睛：“科长，我该怎么去斩断呢？”

郭良走上前来，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

贾一友的脸惨白起来。天哪！郭良竟要他以柯力最要好的朋友的身分，去向吴莲池转达柯力的一句话：不管事情的结局如何，柯力都将和她分手！

转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做有什么目的？为什么非

要这样做呢，而且还要由他去做？事情明显地复杂起来。如果自己真的照郭良的吩咐去办了，自己会怎样呢？如果不回去，又会如何？贾一友越想越觉得自己已经是老鼠进了风箱，正两头受气，左右被夹！

“怎么样？办得到吗？”郭良逼问道。

“科长，我……我……”贾一友感到自己一向精明的脑子此时已不够用了。

郭良的眼睛瞪大了，脸胀得通红，眼看他就要大发雷霆。正在此时，门“吱呀”一声开了，吴莲池突然站在了门口！

“莲池？进来坐，进来坐。”郭良一扫怒气，脸上已是满面笑容。

吴莲池慢慢地走进来，在桌子边上坐了下来。

头发零乱，神色凄凉，目光呆滞，满面愁容。昔日的美人早已没有往日的风采，可在贾一友眼里，此时的吴莲池也是别有一番风韵。

郭良从厨房里拿出一个杯子，一瓶红葡萄酒，“来，莲池，今天咱们不谈正事，你现在就只当是朋友聚会，精神上好好松弛一下。来，我们一起喝点酒，解解愁，怎么样？”

“我不喝，不想喝。”

“唉呀！喝一点嘛，这是红葡萄酒，不醉人，小贾，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葡萄酒真的不醉人，不信，我喝给你看看。”贾一友没有想到自己为何会这么说。

郭良一把夺过贾一友的酒杯，“这是人家姑娘喝的，你一个男子汉好意思喝这种酒？你得喝这个，”说着，拿过郎酒瓶子，给贾一友倒了一杯。“我们一起干了，我带头！”郭良一举杯子，一口干了。



贾一友把眼一闭，也是一口到底。

吴莲池见状，只得端起杯子，一咬牙，把那杯红葡萄酒喝了下去。

“好！好！痛快，真痛快！哎，莲池，来吃菜呀！”郭良一边说一边指指贾一友，“快，快给莲池夹菜！”

贾一友立即照办，一不留神，竟将夹的菜掉在莲池身上。

“哈哈哈！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没办法，好好好，再来一杯！”郭良显得特别高兴。

“不了，我不能喝了。”莲池小声说道。

“小贾，我俩来一杯，做个样子给莲池看看。”郭良说完又喝了一杯。

贾一友无法，只好又举起杯子。

“我的头怎么有点昏……”吴莲池一手扶着头，脸上愁云更浓了。

“哟！一杯红葡萄酒就醉了？看来莲池喝酒真不行嘛，喏，去那边沙发上休息休息吧。”郭良关切地说道。

吴莲池走过去，坐在沙发上，头向后仰靠着，模样可怜极了。

贾一友的眼睛始终跟着莲池在转。

“怎么样？是个大美人吧？”郭良凑过来，在贾一友耳边轻轻说道。

贾一友的脸不由一红。

“你小子莫走神，来，再干一杯！”郭良突然又放开了嗓子。

贾一友的脸更红了。不一会儿，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又向莲池瞟去。

“哎呀！我差点忘了，我还有事嘛，”郭良见状，突然一